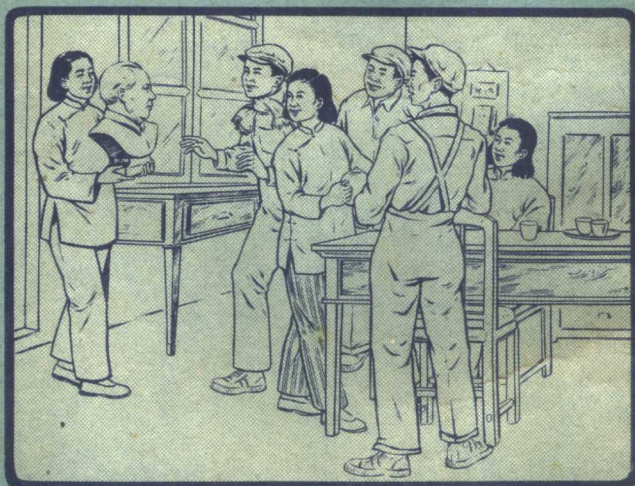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互助

趙堅著



工人出版社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互 助

趙 堅 著
王 叔 暉 繪 圖

07



工 人 出 版 社

本書內容簡單介紹

本書作者趙堅是北京汽車修配廠的工人。原來只讀過一年私塾〔尸乂〕，識字很少。在解放後，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勤學苦練，克服了很多困難，努力寫作，最後成了優秀的工人作家。這本書包括他寫的四篇小說，都是反映工人在解放前和解放後不同的生活情況的，感情真實，文字生動。適合一般職工及速成識字班學員閱讀。

全書共有二萬字。

〔5161〕

互 助

著 者	趙 堅
繪 圖 者	王 叔 暉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北新橋路乾胡同四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1—100,000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編者的話

這讀物的編輯〔日〕方針是，供給速成識字班學員於突擊生字後的閱讀材料，並適合一般職工自修閱讀之用，以輔〔日〕助其語文學習，提高其閱讀與寫作的能力。

讀物的內容，包括生活故事、生產故事、歷史故事、民間傳說、戰地通訊、短篇小說、詩歌快板等，大半選自各種報刊、書籍。為了適應初學文化職工的水平，一部分文章經過整理改寫，力求文字淺顯，結構〔日〕簡單。每本讀物有一中心內容，或以一個作者的文章集成一冊。

這讀物按中央教育部公佈的『常用字表』一千五百字以及職工業餘學校識字課本中未包括在該字表中的三百餘生字為標準，在此一千八百餘單字以外者，附加注音字母，以便於閱讀。另外並出版〔日〕一部分字旁帶有注音字母的版本，以供各地試用。

工人出版社編輯室

一九五二年七月



工人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理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

職工業餘學校課外讀物，是專為參加速成識字班學習的人編的，用四號楷體字，在常用字表以外的字，並加注音符號，使初學會注音符號的看起來很方便，又可以幫助他們認識生字，練習閱讀。

寶葫蘆（注音字母本）	馬 烽著	2,100元
寶葫蘆	馬 烽著	1,800元
我們的國家是個大家庭	周 游等著	1,500元
蘇聯觀禮日記	郝 建 秀著	1,400元
競賽	佟 震 宇著	1,500元
于振善的故事	古 雲著	1,200元
紅花還得綠葉扶	張 德 裕著	1,300元
互助	趙 堅著	1,700元
礦工起義	苗 培 時著	900元
說理鬥爭	余 友 三著	排印中
沒有過不去的山	邱自操等著	排印中
學文化的故事	胡傳鼎編寫	排印中
鐵血山	克 明著	排印中

目 錄

檢查站上.....	一
決不給敵人留情面.....	一九
磨刀.....	六
互助.....	四

檢查站上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在貴陽失業，沒工做。接到朋友從湘〔丁一尤〕西來信說：『聽說你從修理廠被裁，住閒很久了，這怎麼行呢！這裏倒有個開車的事，我看你先來湊〔子又〕合着幹吧！』我在公路上跑的日子也不算少了，實在不願再受那些車站檢查員、交警、憲〔丁一尤〕兵的鬼氣了；可是一想工廠裏的事一下又找不到，只好去吧！雖然受點氣總比呆着挨餓強呀！

第二天，我把老婆託給朋友照顧，自己就到汽車站。手裏沒錢，正好碰上一年多沒見面的老朋友李振聲，他開了一輛〔另—尤〕裝棉花包的商車，從重慶到辰〔子又〕谿〔丁一尤〕，於是，我就搭〔另—尤〕上他的車，奔湘西去了。

這天下午，汽車往前跑着，看着路牌一算計，離芷〔芷〕江不遠了。迎面是一座山，坡高路長。老李這輛破車，勁又小，棉花包裝的又高，爬起坡來稀哩嘩啦亂響，吵的坐在駕駛室裏說話都聽不見。路又窄〔出形〕，邊上就是山澗〔日一可〕，一不小心就有危險。老李不顧一切，瞪〔勿亡〕着眼，集中全副精神往上開。這時候車速慢得跟普通人步行一樣。

就這樣正往上爬着，忽然『拍！拍！』響了兩槍。

助手老陳趕緊探身往後一看，急急嚷〔日尤〕着：『讓車！』

老李趕忙往邊上開。沒等順好，接着又是『拍！拍！』兩槍。

『轟隆〔力×亡〕！』車身幌〔尸×尤〕了幾幌，老李趕緊停住車，車歪〔×形〕在路邊上了。我們都吓〔丁一可〕了一頭冷汗。老李說：『幸虧沒有翻下去。』

話沒說完，一輛十輪大卡〔舌丫〕車已停在我們前面。跳下一個美國

兵，照着老李就是一頓嘴巴。老陳過去想拉一拉，挨了兩馬鞭〔丁丁世〕。我一看老李嘴都打出了血，心裏實在不忍〔日〕，豁〔尸×亡〕着挨他兩脚也得拉一拉。我趕緊跑到美國兵背後拉着他一雙手。這個瘋〔亡〕狗回過頭來，狠〔尸亡〕狠地打了我兩槍把子，才罵着走了。我們再一看車，後輪胎被槍打破了兩個洞。僅距山邊半尺沒有翻了車。

老李看着歪車和破輪胎呆了半天才說：『美國鬼子真他媽夠狠，差點沒送了咱們的命！』

老陳說：『得啦！這就是咱們祖上有德；不然，要去美國閻王殿〔分一亡〕告陰狀了。』老李帶責備的口氣說：『你真是沒有心肺的人；這時候還顧的說俏〔亡亡〕皮話呢！還不快把車頂起來？』

老陳這才拿了傢伙〔尸亡〕伙爬下車底，一面頂『千斤』，一面啣〔分亡〕嚙〔尸亡〕着說：『中國人真倒了血霉〔尸亡〕了！前頭是日本，後面是老美，這個夾板罪實在受不了。日本鬼子還沒打完呢，就嚷着要打共產

黨了，這仗還打的完嗎？我看中國人沒有好了！」老李說：『你也就是在這兒說說，要在有人的地方說早把你抓去了！快幹吧，要黑天了。』我也幫着拆（五）螺（六）絲。三個人忙了半天才拆完。換上一個預備輪胎，那樣重的車也沒法走，恰巧後邊來了一輛中國車，老陳拿了兩套輪胎跟他們車去並江，一會兒天就黑了。

次日早晨八點鐘，老陳跟着商車從並江修胎回來。我們把車開到並江吃了早點，又往辰谿前進。我們一路走着一路談，把預備送給檢查員的錢，全給了修輪胎的了，再遇檢查站怎麼辦哪？檢查站要賞臉還好，如果不賞臉可沒辦法。老李說：『不要緊！反正咱們也沒帶別的貨，跟他們對付對付也許沒事。』

正往前走，就來到並江和辰谿之間的一個小車站。在老遠就看見橫擋着馬路的一塊大圓牌子上寫着：『停車檢查』。車到了木槓跟前，停住了，馬上走過來一個檢查員。老李趕快過去笑嘻嘻地指着車

上說：『檢查員，請你看看吧。』

檢查員半理不搭地說：『看看是什麼話？快打開檢查！』老李說：『就是棉花，沒有別的。』

檢查員把臉一沉說：『你說沒有別的就算了嗎？快搬！』老李請求地說：『這棉花包個子太大，一活動開就裝不好了，請你原諒（もう一尤）原諒吧！』

檢查員馬上把眼瞪起來說：『混蛋！你說不檢查就行嗎？這是「委員長」（指蔣匪）的命令！天皇老子的車也要檢查！』老李正要再往下說，檢查員就嚷開了：『別費話！快搬下來！』

老李的一大堆好話算白說了。我走過去想圓圓場，誰想剛一開口就挨了頓『熊（T.L.L.）』。

老李心想：『反正僵（じやう）了，卸就卸吧！何必給這狗日的說好話呢！』又想起：『昨天遇見洋鬼，倒那麼大的霧，反正一個錢也沒

有了，愛怎着就怎麼着吧！」他又氣又恨，嚙〔りし〕着嘴上了車，解開繩子就往下推棉花包。在那氣憤的勁頭上，和老陳兩人一口氣推下十多個三百斤重的棉花包。

僅僅剩車箱底下一層了。老李直起腰來，擦了擦臉上的汗說：『檢查員，請你上來檢查吧！』

那個判官相的檢查員，半理不搭的愣〔もど〕了一會兒，才又翻了翻眼說：『快卸！』

老李一看這情形心想：『這回是找定了麻煩了。索性不跟他費話，卸吧！反正沒錢就得由他擺佈。』

他把後擋板打開，把所有的棉花包全推下了地。喘〔きんぎょ〕吁〔う〕的生氣地說：『請檢查吧！備胎要不要拿下來呀？』

檢查員立刻瞪圓了眼說：『你還不服氣嗎？』

老李正要再對，我一看情形不好，馬上把他叫到一邊，總算沒挨

上揍〔ㄅㄨ〕。

那小子圍車轉了一圈，看了又看只是一個空車，直瞪着跟像又在想什麼主意。這時圍成一圈看熱鬧的老百姓，似乎也有些不平，也有用的用斜眼看着檢查員，好像是說：『竹槓敲不成了，看你狗日的還有什麼辦法！』

老陳蹲〔ㄉㄨㄣ〕在棉花包上生悶氣。我和老李就站在馬路中間呆着。

檢查員忽然轉過臉來問老李：『這車是什麼牌子？』

『道奇。』

『載重量多少？』

『三噸。』

『這是多少棉花呀？』

『兩噸八。』

『為什麼裝這樣高呢？』

老李忍了又忍，才低聲下氣地說：『請你原諒！這棉花包太佔地方；就這樣還沒裝夠載重量呢。裝這種泡貨實在沒有辦法。』

檢查員說：『你們沒有辦法，我們更沒有辦法，公事公辦！你的車裝的不合規章知道不？』

老李說：『不，不知道！請你多幫忙吧！』

檢查員冷笑了笑，說：『嘿（「」）！我幫你的忙，誰幫我的忙呀！這是「委員長」的命令，



檢查員冷笑了笑，說：『丟下三包，回來再裝吧！』

誰也不能違抗！丟下三包，回來再裝吧！」老李正要再說，檢查員激怒地說：『別囉（ㄅㄛ）！』扭（ㄋㄟ）身進站去了。

老李急的都要哭了，呆呆地看着滿地的棉花包發愁。我心裏想：『這碗飯實在沒法吃！』

這時候從看熱鬧的人羣中，走過一個人來；高高的個子，四十來歲，臉上有圈腮（ㄉㄨㄛ）鬍（ㄉㄨㄛ）子，河南口音，向老李叫道：『李師傅，今天是從芷江來嗎？』

老李抬頭一看，原來是老同事張洪（ㄉㄨㄛ）賓（ㄅㄛ）。當時就像見親人一樣，馬上握起手來，說：『大哥，你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現在幹啥事了？還是當大師傅嗎？』

老張搖着頭說：『不幹那個了。走吧！到咱小屋裏再談吧！』老李叫老陳看着車，就和我一塊跟着老張，走到車站斜對面一間長寬五尺的小草屋裏。

裏面放着一個打燒餅的爐子，一塊案板，還搭着個小床鋪。我和老李就在板鋪上坐下。

老李道：『大哥，你開燒餅鋪了嗎？』

老張答道：『有啥辦法呀，混飯吃吧！』

老李問道：『洪發在哪裏做事了？』

老張激動地道：『不談他！』

老李又道：『你哥兒兩個在工程處做飯的時候，不是挺好嗎？親哥親弟的幹麼鬧彊（ㄅㄛ）扭？』

老張搖了搖頭：『唉（ㄟ）！不談他！』他接着打斷老李的話頭問道：『你今天為啥跟站上鬧起來了？』

老李道：『還不是沒送錢的毛病！』

老張道：『你們常跑車還不懂這些門坎（ㄅㄛ）嗎？錢能通神，只要給了錢，就是滿車大烟都不看一眼；痛痛快快地過去。你們出來時候

沒預備這筆開銷〔丁么〕嗎？」

老李就把沒有讓車，被打破輪胎的事說了一遍。

老張聽了氣的咬牙切齒地道：『中國人算倒了霉了。咱沒受日本鬼子的氣，美國鬼子的氣更不好受。什麼幫助打日本啦，又什麼打共產黨啦……』他趕忙跑到外邊，看見附近沒人，回來又接着說：『我看也是黃鼠狼〔另尤〕子給雞拜年——沒安好心！不管說的多好，也是看上中國這塊肥肉了，早晚還不想吞下去嗎？』

老張從案板下面拿出一個白磁瓶子，一面擦着灰土向老李道：『別難過啦！你受的這點氣比我還好的多。咱不管那些個，先喝點再說。這是朋友從貴陽帶來的茅〔台〕酒，送給我兩瓶，老沒想起喝；今天咱哥們湊到一塊真不容易，喝完了算了。你們先坐一會兒！』說着他就走出小屋去了。

好一會兒才回來。端〔方〕來幾盤菜，又對老李說：『我已經託